

劉「滄浪

談幼獅學誌「漢學研究中心專輯」

本年十一月份的幼獅學誌出了討論「漢學研究中心」的專輯，這份專輯的前言裏將本期內容作了三部份介紹，介紹的第一部份是「理論與建議」，第二部份是「研究之環境」，第三部份是「漢學在海外」。我國根據這份前言大概可以看出這一季幼獅學誌在編輯「漢學研究中心」時所持的態度。

其次由目錄上看來，屬於「理論與建議」的文章共有七篇總數為一一五頁。介紹第二項「研究之環境」的有五篇，總數為七四頁。第三部份「漢學在海外」乃是學術趨勢的介紹性質，祇有三篇，總數有九十頁。最後附載「漢學論文敘錄」是資料整理報告性質計十六頁。

可想見的，這輯專輯都應是事先約稿，以構成一套有體系的編輯態度，顯然又由於作者各家的學力或研究路線的差異，每位作者都是以自己的行當立言。討論「漢學」議題的論文不至今日始，亦不止一家之說，終究是沒有個定論，關於「漢學研究中心」這件「漢學」定義上的規劃不是本文的重點，以下仍依衆言採「漢學」為代稱。

這輯專輯裏分別有高明、羅錦堂、劉兆佑、周法高、周何諸先生分別就如何倡導、發揚「漢學」提供了各家積極的構想，以他們的建議說來，都算切合這份專輯的主題，同時也對應了前言中所介紹的第一部份「理論與建議」。

在這一部份裏祇有兩篇論文「怎樣開闢國學研究的直接（捷？）途徑」計十二頁，和「漢學研究方法舉隅」計四十五頁，可能是編輯在約稿時態度不明，使得這兩篇文章變成了專題研究報告，或者本來是其他性質的文章，爲了要將就「漢學研究中心」此一主題，使得這兩篇文章的內容和子題無法配合，像這兩篇深入到某一專題研究的文章，恐怕無法和這一部份其他各篇文章劃爲一類。

專輯的第二部份介紹的是「研究之環境」是以中央研究院、故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等主要收藏機構的介紹爲主，等於是替中文、歷史等研究所需要找尋研究資料的同學們作了初步的指導工作，也算是在瞭解目前臺灣可資利用的漢學工作資料中最簡明的重點介紹。

由於資料獲得方面的重要性和消息網等來源的可靠性，給我們的感覺是，光祇這一部份的介紹工作就值得幼獅或其他更恰當的機構，單獨整理出一套完整系列的叢書，把目前我們所擁有的漢學資料，像各重要公、私立圖書館的收藏詳細目錄，包括圖書、圖片、方誌、拓片、公報、報刊、原始檔案等各項第一手

資料都列出細目，公開售予國內外各有關的圖書館或研究機構。當我們能够作到這第一步後，才能自稱臺灣有足夠資格確立其國際漢學中心的地位。

也許份量這麼重、態度這麼嚴肅的全盤資料整理工作，更適合教育部或其他積極熱心於「漢學研究中心」的更高階層執行單位來統籌。不論是誰來動手，問題是總要有人熱心支持，共同爲「漢學研究中心」的基礎努力，若連最起碼的資料整理的工作都辦不好，而硬要說自己是全世界的「漢學研究中心」，恐怕外人不會承認。

專輯的第三部份是「漢學在海外」，子題標明有三篇論文分別是「漢學研究在美國」、「漢學研究在日本」、「漢學研究在歐洲」，事實上，第一篇文章等於是介紹漢學研究在美國發展的簡史，文章在引子裏註明了「本文將盡可能兼顧縱橫兩方面。除作歷史橫面的探討外，還跨越時空，做直線的研究」。凡是這類文章，其重要性乃在於介紹別的國家對我們的文化、經濟等之整體性研究到了什麼樣的地步，我們可以利用人家研究出來的成果和我們自己的心得比較，一方面可避免研究同樣題目的精力浪費，同時對自己

也可收到警惕之功。

因為限於介紹性質，此文祇是單純地將在美國的漢學研究情形作了歷史性地交待，而歷史性的交待要在短短二十九頁中說清楚又十分困難，先天的限制使本文無法接觸到更具體而積極的建議。依着這些資料看來，在美國講漢學研究還不如稱之為「中國研究」來得恰當。

相對於此「漢學研究在美國」一文，我們不妨參看匪情月報十八卷八期，（民國六十五年二月號）所刊載饒大衛氏（David Nelson Rowe）著，張泊龍譯的「美國大學研究中國問題之趨勢」。文長祇有二十六頁，也許因為能够專注一個較明確的題目，在深度上探討得更為仔細，想知道在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情況可將此文對照參考。

關於「漢學在海外」的第二篇文章是「漢學在日本」文長達三十七頁，副題為終戰以來三十年間的進展情形。此文祇略略提過戰前日本研究漢學的歷史便把重心延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漢學的研究，特別是各種漢學「學會」、「組織」或「團體」的來龍去脈。

「漢學研究在日本」一文反映出我們也有相當瞭

解日本的家，雖然此文在字裏行間也散發出了日本味。不論日本這麼熱衷於研究「漢學」的動機為何，事實上，他們在對整理中國文物的貢獻上有相當成績。幼獅學誌所刊載這篇報導日本對我們的研究情形非常有系統，證明我們也有清楚對方動向的人才。這篇文章除了介紹日本的漢學園地，也積極地批評了我們自己在科際整合間的閉鎖與虛浮，深切地檢討了我們自己漢學界之門戶之見，兄弟鬩牆而徒落外人以譏笑之實，令人痛心。

在觸及中國文學的核心問題上，作者也鼓吹研究中國「純文學」、「比較文學」等工作，並認為我們不應在文學研究上停滯於作年譜、作校勘、作考據的地步，作者以為「我們應該急起直追，向文學核心進軍」，在態度上是完全正確的。

以「漢學」研究為前題，在實用性上，此文亦介紹了日本對東洋史，尤其是中國本土和其邊緣地區的關係。這在民族的統一、國家的團結與政治意識上意義非常重大，日本人在戰後特別加強這方面的研究，而我們自己呢？

「漢學研究在歐洲」其實祇是「漢學研究在法國

「；此文的開頭作者亦自稱：「現在讓我們來單說法國。」以幼獅之發行網與高級執行單位的支持態度，所能約到的稿件應該不止是目前所包括的「歐洲」這麼單薄，漢學研究的比重不應祇以量來取勝，以下的這些地區，像英國、德國、荷蘭、瑞典，可能的話更應該邀約外稿或相當人士，把蘇俄研究「漢學」的情形歸納為各項單位，分別介紹或作較深入的比較分析；既然我們有能力成為世界的漢學研究中心，這些範圍以內的學術行情當不能完全陌生。

本世紀初以來，歐洲各殖民帝國曾在中國本土上進行過不止一次的調查工作，不論是地質探勘、風土記載、民族調查等等都不是單純的學術研究；入了英國籍的匈牙利人斯坦因（Aurel Stein）不會中文也能到中國來走了半個西北。蒙古、西藏、新疆也分別有英、俄、德、法、日等國進行研究，更明顯地說，中國沿海的港口、潮差，中國本土的道路、地圖、測量、歸劃也有不止一種外文的詳細紀錄，反而我們自己的中文記載不夠詳實，這是我們的恥辱。

假若我們承認今日的漢學研究應該是一項總體性與科際整合性的話，漢學研究絕對不應祇限於學院派

門牆以內的紙上研究，漢學應該走上實用性與必要性，研究的範圍應該判明其輕重、先後、緩急之分。

今天我們有志要以正統的地位肯定地把臺灣建立成為世界的漢學研究中心，除了要結合海內外第一流學人，展現出我們這一代的智慧與成績，站在學術研究的立場，應該要走向更積極而實用的態度。

聯亞最新叢書

風箏·玩偶·垃圾箱

舒暢著（二版）40元
感謝舒暢授權本社出版這本超現實作品
歡迎文學圈人士購存、比較、批判。

海的耳朵

張騰蛟著 40元

成名詩人，創作寫景散文的典型著作，滾滾名利的文人氣質，表現在如詩的字句裡。

優待本刊讀者，直接郵購只收八折
郵撥一八七四五聯亞出版社

台北市環河南街二段266巷10弄3號